

“欧安会”筹备会议在赫尔辛基开幕

开幕式只进行了十分钟。法新社说会议将是“马拉松式的”

【法新社赫尔辛基十一月二十二日电】芬兰外长卡尔亚莱宁今天主持了在这里举行的三十四国欧洲安全合作会议多边筹备会议的历时十分钟的正式开幕会议。

卡尔亚莱宁宣布会议开幕，并且对代表们表示欢迎，他的发言长四分钟。丹麦大使切尔宁致答词，他建议由芬兰外交部秘书长托特曼担任“这个阶段的”会议主席。

这个芬兰外交官表示接受，从而宣告这次会议结束，并且宣布下次会议在明天上午举行，届时将举行秘密会议。

在三十四国代表团的座位问题解决——至少暂时解决——以后，代表们面临的下一个程序问题是会议主席的问题：究竟托特曼将担任主席一直到会谈结束呢，还是像有些国家建议的那样由各国代表团轮流担任主席。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代表们还得就程序的其他问题取得协议。

【法新社赫尔辛基十一月二十二日电】

一月二十二日电】据大多数代表团说，这个赫尔辛基的“马拉松”式的会议将一直工作到冬季，他们将悠闲地，而且在显然不会有大肆宣传或吵闹的情况下，准备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议程，宗旨和程序，并确定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合众国际社赫尔辛基十一月二十一日电】（记者：理查德·朗沃思）西方外交官今天说，在要在多大程度上压俄国人在欧洲安全会议上作出让步这个问题上，西方盟国产生了严重分歧。

这些外交官说，美国它的大多数盟国主张在“人民和思想的自由交往”这个关键问题上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但是法国同苏联一样，希望完全避开这个问题。

这些外交官说，西方的立场是“百分之九十五一致的”——除了法国以外。

“自由交往”的总方针是坚持要苏联停止下列由来已久的作法：干扰西方的广播，限制西方报纸的出售，和刁难西方外交官，记者和商人。西方的计划的其它重要方面是：

法报报道 《由三百名记者包围着的

三十四名大使将开始讨论“安全”问题》

【本刊讯】法【费加罗报】十一月二十二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罗贝尔·拉孔特从赫尔辛基发回的一篇文章，题为《由三百名记者包围着的三十四名大使将开始讨论“安全”问题》，摘要如下，

【本刊讯】巴黎消息：法国外交部长舒曼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全法电台谈法国对“欧安会”的态度时重申，法国政府反对集团对集团的对话，并希望西欧共同市场成员国采取一致立场。

舒曼部长说，法国越是反对人们称之为集团之间的接近，而法国越是更加认为，像在赫尔辛基进行筹备的这样一种会议上，欧洲共同体应该采取广泛的共同立场。

法国外长又说，会议不应开成一个东西方会议，这不是俄国人及其盟国为一方，而美国及其盟国为另一方之间的对话。这是一个全欧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所有的国家，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不论其实力如何，不论它有多少人口，也不论它参加军事联盟，还是不属于任何军事联盟体系，都应该保持现状，如果可能的话要进行合作，但无论如何要保持现状。

【德新社波恩十一月二十二日电】西德总理勃兰特今天说，今后几年的主要任务是，在全欧范围内取得“几代人的和平”。

他在这里举行的第十八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议员大会年会的开幕会议上讲话时说，北大西洋联盟成员将通过他们对欧洲安全会议的建设性贡献，证明他们愿意为欧洲和平增添一个新的特性。

他们还必须保证，共同均衡减少驻欧洲军事力量的问题要和欧洲安全的问题同时讨论。

他说，西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应当建设性地进一步发展。他认为，美国在将来应当对欧洲给予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注意。

【法新社波恩十一月二十二日电】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伦斯今天说，当前的赫尔辛基安全会议和日内瓦裁军会谈应当平行举行，但是不应建立在“集团对集团”的基础上。

伦斯先生提醒北大西洋集团盟国决不应赞同“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原则。

【合众国际社波恩十一月二十二日电】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伦斯今天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将在即将举行的东西方安全会谈中阻止苏联使“勃列日涅夫主义”合法化的任何企图。

在赫尔辛基发生了巨大的骚动，然而却是无声的。驻这里的和芬兰的三十四名大使开始他们的角逐已经两天了。

佐林和一批专家已于昨天乘火车从莫斯科抵这里，以便“加强”由马尔采夫所领导的苏联大使馆，佐林已经开始进行了初步的磋商。他主要会晤了法国大使热拉尔·安德烈。在这之前，他已同他的一些同事，特别是罗马尼亚大使进行了会谈。

莫斯科的一位特派员出席会议，而且是象佐林这样一个杰出的外交家，非常富有西方习惯的人，这件事可以说明，苏联特别注意使这个“大使大厅”能在庆祝苏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之前很快地搞出一些具体的东西。

相反，其他国家其中

犹太人和苏联的其它公民有权移居外国，以及在军事演习中互派观察员这样的一些军事措施。

但是苏联已谴责大多数这种主张是“干涉内政”。

它认为（法国同意它的意见）：安全会议必须避开这个有争议的“自由交往”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有可能使会议陷入僵局，而代之以就放弃侵略和同意保持欧洲现状的一般性声明达成协议。

这些外交官说，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美国的比较强硬的方针占了上风，而法国说什么也拒绝同意。

据这里的人士说，其结果就是，一旦会议开始举行，为了保持西方团结所作的努力可能一无所成，各国可能自行其是。

包括法国，好象不那样着急。

这些国家希望在赫尔辛基初次会晤后，能在明年年初举行第二阶段的会晤。

采访这些磋商的三百名记者们把首都的所有饭店都弄乱了。日本人很多，苏联人也很多，他们好象都很富有。这些苏联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活动的老手，诚然他们相信卢布是不能自由兑换的，但他们对情报很贪婪。

当然，苏联在这块它很了解的土地上处于有力地位。这个四分之三在亚洲的国家不正是这次会议的倡导者吗？苏联大使馆的三十六名外交官，还有厨师，司机，看门人，秘书，所有的苏联人都非常繁忙，美国大使馆的二十六名外交官也是这样。

美报文章 《随着经济落后苏联的控制加紧了》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十一月十四日刊登保罗·沃尔写的文章，题目是《随着经济落后，苏联的控制加紧了》，摘要如下：

随着经济困难越来越多，克里姆林宫正在加紧对这个国家和“大家庭”的控制。

年轻的国家安全官员们已经转到指挥的岗位上去了。

“不吉祥的一代”（现年五十多岁的人）越来越居于显要地位。

人们感到有一股不安的暗流。对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最新警告是，天文学家克罗尼德·柳巴尔斯基由于给地下双月刊《时事纪事》供稿而于十月二十六日被判处劳改营五年严格管制。据报道，过去六周里逮捕和询问了数以百计的民权鼓吹者。

对民警的控制转手了

另一个加紧控制的迹象是把民警或普通警察交由国家安全机构管辖。

在苏联几个加盟共和国，人们已经注意到有一种趋向，就是把较年轻的保安一警察官员提升到负责的党政岗位。在加紧控制的情况特别显著的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最近返国的美国游客看到了常常有“光荣归于伟大的斯大林”字体写在墙壁和岩石上面。

庆祝苏联成立五十周年的筹备活动，已经开始暗中压制各加盟共和国的自治和民族性。作为代替的是，这种活动已越来越强调“单一的苏维埃人民”的出现，而以俄语作为本民族第二语言。

虽然仍然避免使用“苏维埃民族”一词，可

【美新处华盛顿十一月二十二日电】西欧宣传工具对今天在赫尔辛基开幕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态度，总的来说反映了对大国控制会议的担心。

虽然如此，人们仍广泛希望，这次会议是总的缓和趋势的一部分。

担心的主要方面：一，“两强”优势：设在巴黎的第一欧洲电台今天上午说，“美国人和苏联人将解决真正的问题。盟国除在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之外，将不会有发言权。”

二，苏联将追求在欧洲的目的：哥本哈根的【基督教报】警告说，“有相当大危险的是，即将举行的安全会议将被利用为使西德和也许使整个欧洲‘芬兰化’。”

三，欧洲经济共同体缺乏统一的立场：巴黎【世界报】预言，“这九个国家将以协调得很糟的立场出现在赫尔辛基……西欧在组织机构上或政治上都没有来得及准备……但是它除去跳上乐队的彩车之外毫无办法。”

莫斯科的塔斯社警告说，赫尔辛基的“程序性问题不应该影响预备性会议的主要目的，即尽早召开一次全欧的会议……”

日报说东西欧国家各有各的想法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社论说：苏联提倡召开欧安会，得到了东欧各国的支持，西欧各国也予以接受。其背后肯定有各自的想法。苏联也许认为通过这次会议，东欧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将成为合法的”，并且想把美国同西欧割裂开来，使西欧芬兰化，不能脱离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西欧同意举行欧安会议是以美国的参加为条件的。

西欧国家认为，如果承认欧洲现在的边界，并公认苏联对东欧的领导地位，那么，苏联就会放松对东欧的严厉束缚。它们期望东西欧之间的交流由此扩大，并产生东西欧之间的正常关系。因此，将以欧洲国家承认欧洲现在的边界为交换条件，要求苏联保证不搞勃列日涅夫主义，要求扩大东西欧之间的人员交流和知识交流。

东欧国家支持召开欧安会，固然是因为需要和苏联采取同一步调，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也是因为它们和西欧国家一样，也想以此来缓和苏联对东欧的态度，给与更多的行动自由。由于各自的想法是如此地不同，所以当然可以预料，决定议题也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

而且，即使这次会议最终召开了，但其进展也不会轻易取得。

美新处述

一些国家报纸对「欧安会」筹备会的看法

说西欧舆论反映了对大国控制会议的担心

的主权有限的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作了新的收紧这个限制的说明。据格列奇科说，它们的主权取决于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意即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某些义务履行的情况如何。

欧洲会议摆在前面

一些时候以来已经没有提出共产党所统治的国家的主权问题了，随着苏联发起的全欧安全合作会议的召开在望，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要了。

克里姆林宫近来使它对会议的态度强硬了。在十月号【国际生活】月刊中，萨纳科耶夫（党的历史学家）著文反对人民活动和思想自由，而这个自由是西方希望从这样一次会议得到的东西之一。萨纳科耶夫写道，西方永远得不到权利“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散布进来和把无限数量的鼓吹这种理想的人偷偷送进来。”

舒曼希望成员国对「欧安会」采取共同立场

伦斯说北大西洋集团决不应赞同「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原则

外电报道 基辛格同苏哈托会谈的内容

二千八百万美元左右，五万吨食油的价值为二千二百
万美元。加上一万吨含有丰富蛋白质的食品，美国答
应为孟加拉国提供的粮食总数的价值将近达一亿一千
万美元。

美国一些自愿机构提供的现金援助将近达二千二
百万美元。美国根据双边的救济和安置捐赠提供的商
品将包括棉花，动物油脂和肥料。这些赠送物品总值
将为三千七百万美元左右。使用双边捐赠的计划将另
外再花七千八百万美元。

所有这些捐赠总共约为二亿九千万美元。据在达
卡的美人土说，在到六月底为止的目前这个财政年
度中另外还可得到一亿美元，以商定新的项目。这样，
到明年年中，美国给孟加拉国的援助的总数可能达到
四亿美元。

《政府为开展亚洲外交而苦思焦虑》

【共同社东京十一月二十三日电】题：政府为开展亚洲外交而苦思焦虑，被迫进行痛苦的抉择

政府已经着手研究准备在越南和平继日中复交之后实现时我国开展“亚洲外交”的方法，但是，目前也有人认为（一）越南和平后的迹象尚不清楚，（二）对日本向“亚洲扩张”的戒心，在东南亚各国之间当然是根深蒂固的，因而正在为找出妥善的办法而苦思焦虑。

政府当前面临的课题是，越南和平实现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将以什么姿态去对待南北两个越南。关于这一点，在外务省等政府内部，最近越来越认为，“停火协定大概是会签订的，不过，因为政治问题等将留到以后去解决，所以，会不会实现完全的和平还是个疑问”，在对于越南的战后复兴等立即承担义务上持“慎重”的态度。

政府之所以如此“慎重”，是因为它判断越南及其周围各国对于日本借越南复兴之名进行经济扩张所感到的不安和怀有的戒心，似乎是根深蒂固的。田中首相本人在国会答辩中说：“我国将去做合乎自己身份的事情，但是如果过分主动地行事，就可能使人产生大东亚共荣圈那样的感觉。”在政府首脑中，对这一点感到担心的气氛确实也是浓厚的。

另一方面，政府正以外务省为中心就今后的“亚洲外交”“摸索”种种方针，譬如不仅有对越南政策，而且有改组亚太理事会等各种地区性合作机构和亚洲各国的中立，不结盟外交的具体化设想，等等。

在这次驻亚洲，太平洋地区大使会议上，就南北朝鲜加入联合国问题再次确认了靠历来的“搁置审议方式”已行不通的认识，这是想要从“摸索”向前哪怕迈出一步的表现，值得注意。

人们说，在美中接近之后，日中恢复了邦交，再有越南和平将要实现，所以今后的亚洲将迎来日本，美国，中国和苏联“四极”进行激烈竞争的时期。而且，按照尼克松主义来看，日本不管愿意不愿意将充当取代美国的角色，也就是说，日本不可避免地将处于亚洲的主导地位。因此，今后，光搞这种“左顾右盼”的外交肯定是行不通的。似乎反倒可以说，怎样去掌握积极地解除亚洲的戒心和不安的手段呢？——日本正在被迫作出痛苦的抉择。

香港《星期先导报》报道

《苏联五次尝试(在香港)开展特务网》

【本刊讯】香港英文《星期先导报》十九日刊登一篇题为《苏联五次尝试(在香港)开展特务网》的报道，摘要如下：

自一九六〇年苏联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分裂以来，它一直没有停止过试图把间谍渗入香港。

这种努力自一九六五年开始加强，自此以后，它至少分别提出过五次请求，要在香港取得某种形式的永久性的俄国代表。

但所有这些请求都不成功，不是被香港政府拒绝了，就是被伦敦或两者拒绝了。

一个请求是：俄国不断逼着要为苏联的国家航空公司，获得在启德机场的降落权。

自一九六五年以来，俄国人在这里以及在伦敦已提出过几次申请，全部都遭到拒绝，所拒绝的理由是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和国家航空公司之间未有“互惠关系”，但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害怕苏联间谍几乎肯定会和航空公司的

职员一起渗入香港。

另一个请求是关于苏联在香港设领事馆。

莫斯科提出在香港应该设有一个俄国领事馆的申请和建议遭到英国直率的拒绝，虽然苏联提出了诱人的报酬——它准许英国在俄国若干个城市设立领事馆。

第三个尝试是：苏联提出在香港开设一所贸易办事处的建议。

第四个涉及到文化交流，一个消息来源昨天说：“俄国人所指的文化交流是由他们派一个一百六十人的芭蕾舞团来这里，其中二十人或是特务，或是宣传人员。”

俄国人所作的 longest，反复多次的努力是要在香港设立苏联新闻社塔斯社的办事处。

这个请求已遭到了许多次的坚决拒绝。

在世界各地，已好几次证实了塔斯社的记者往住只是经济和军事刺探人员，其中许多人没有受过新闻训练，而且又是俄国

《这次(日本)大选的意义》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一月十四日发表题为《这次(日本)大选的意义》的社论，摘要如下：

众院十三日解散了，对于田中内阁来说，这是建立政权以来的第一次大选，具有检验它在国民中的威信的意义。

在被称作是揭开七十年代的帷幕的这个选举中，在野党的势力的状态是失去了中心，在野党在不久的将来取代自由民主党执政的可能性几乎已经不存在了。为了议会政治的健全发展，这样的倾向并不能说是可取的。没有政权交替的可能性的选举，将会降低国民对于选举的关心。另外，在野党的分散软化有使执政党的政治姿态动辄流于轻率的危险性。

我国现在在内政和外交两方面都处于不妨说是战后第一次的重大转变期。田中内阁继声誉不佳而下台的佐藤长期政权之后，打出了“改变政治潮流”的旗号。无论是在建立政权后不久的时间内实现了恢复日中邦交，还是提出“日本列岛的改造”，似乎可以说这些都表示了田中内阁的某种程度的干劲。这次大选，在国民对于田中内阁的这个“改变潮流”的主张将作出怎样的审判上，有更大的意义。

解散国会，执政党和在野党围绕着这一点展开

了相当激烈的论战。但是不妨说，遗憾的是其争论点还没有能充分地展开。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首相的列岛改造论和日中复交后的外交方针都还只是一种气氛，有时竟采取了回避明确提出具体政策的态度。

我们认为，在这次选举中，作为国民必须判断的问题，以下各点是特别重要的：

第一，对于通过把企业分散到地方去的办法建设新国家这个首相改造列

岛设想的基本方针，多数国民寄予期望。但是没有防止公害，控制地价政策以及社会保险政策等周密的保证，只是急于开发和改造事业，结果就会把过去的生产第一主义的偏颇和弊害扩散到日本全土。以在野党为首，不少人都对这一点表示了担忧。政府和执政党必须具体地回答这个问题，在野党也必须明确提出可能实行的反建议，接受国民的审判。

第二，日中恢复邦交将对“亚洲紧张局势的缓

塔斯社评论《国会选举前夕的日本》

【塔斯社莫斯科十一月二十二日电】题：国会选举前夕的日本

塔斯社评论员瓦西里·哈里科夫写道：

在日本，竞选斗争已达到高潮，尽管现在离国会选举还有两周多的时间。这场斗争不光围绕各主要政党提出的竞选纲领进行，自民党人广泛采用的幕后活动在这场斗争中占有相当大的地位，他们千方百计地想保住自己在国会中的首领地位。

“田中的假繁荣”——这是日本资产阶级报纸对新内阁上台后头几个月状况的评语——看来已经在走下坡。新内阁遇到了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的情况，并且不但没有实现已经许下的生活条件“稳定化”的诺言，反而开始大

大增加军费。在已许诺的改善自然环境方面暂时还看不到实际结果，而环境污染的程度已很骇人听闻。

登记参加选举的候选人不到九百名，这是战后历年来竞争者数目最少的一年。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由自民党提名的。

仅这一个事实就可证明，自民党不仅想在国会中保持多数，而且可能还想获得新的席位。这个党的政治纲领同先前的党的领导所许诺的没有什么两样。大家看到，自民党把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大笔竞选经费这样一个颇为重要的因素上。日本国会选举的突出特点是，资产阶级政党为选举运动花费大笔资金。这是因为，根据日本法律，代表候选人或者

愿意让这个人上船的。

但该船长最后在人民入境事务处长戈立的命令的指示下，服从把该男子载经海参崴的命令。

据悉，香港政府在较早时曾问过中国政府和台湾政府，如果这名特务被递解出境，他们是否准备接纳他。

两个中国政府的答复是：“不”。

在间谍工作的阴暗世界里，一个国家把一名特务送返他为其工作的国家去是通常的做法。

所以，他应该去俄国是合理的。

但相信俄国人不想接纳这个人是因为收下他就

会证实他们是这个特务组织的幕后人。该特务组织不仅是针对香港，中国和台湾——而且还针对整个东南亚国家。

在八月初进行拘捕时，政治部的侦探在其中一名被捕的俄国人的裤袋里，找到一份将来可能的接触人的名单。

据相信，这份名单列出了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国的将来可能的间谍名字。

【本刊讯】香港《星岛晚报》十一月十六日刊登一则该报专讯，摘要如下：

本报记者获自可靠方

法《震旦报》引法反间谍机构人士的话报道

苏曾计划在秘鲁修建核潜艇基地

【安莎社巴黎十一月二十一日电】据此间

法国报纸《震旦报》今天报道，苏联企图在秘鲁最北部(帕伊塔附近)建立一个秘密的核潜艇基地，但是这个企图遭到了美国秘密机构的阻挠，最后在经过苏美之间的谈判后，这项计划已被放弃。

这家报纸说，关于这一事件的有关情报是从接近法国反间谍机构——外国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人士

那里获得的。法国的这个秘密机构是首先发现苏联在计划要干的事情的，并通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前往利马并向秘鲁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们派特工人员实地进行调查。

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突击队访问了这个地区，看来所获得的文件证明，这

和以及世界和平作出贡献”，执政党和在野党都是欢迎的。我国从而也终于站到了可以展开摆脱战后体制的自主外交的基础上了。但是，政府在解决了日中邦交问题之后，首先着手搞的就是决定第四次防卫计划和重申“坚持”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由此大概可以说，这只是继续执行同以往一样的依赖美国的外交，而不是要去积极适应世界政治的新潮流的姿态。

特别是国内外现正担心已经成了经济大国的日本下一步是不是要向军事大国迈进。通过这次大选，必须明确我国在整个七十年代要走怎样的道路。

推选这个候选人的党为了参加选举应当交纳一定的捐税和相当数量的钱，以补偿国家在选举上所花的钱。如果这对各进步政党来说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的话，那么对自民党来说，这是相当容易解决的，因为许多公司都愿出大笔捐款来为它效劳。

据《每日新闻》证明，每位自民党候选人花在竞选上的钱不少于五千万日元(约合十六万美元)。人们认为，自民党在这次选举运动中的费用超过历次。

在这种情况下，对民主力量在准备选举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不应当估计不足，这些力量的行动口号是争取日本的和平与独立，争取改善人民生活 and 使日本政治气氛健康化。

面消息：被港督会同行政局批准递解出境的男子名叫何鸿恩，系华裔的苏联人，在尖沙咀地区开设一间商行，另外在港岛中区开设一间洋行，专门代理苏联货轮及苏联货物事宜。

何鸿恩系在尖沙咀其商行内被政治部人员拘捕，被指为从事间谍活动，而拘押在维多利亚集中营。

该间谍组织系在一九六九年成立该间谍网。

由于该间谍组织计划派遣人员渗入大陆事机不密而被香港政治部人员破获。英国政府当局曾因此案向苏联提出抗议。

个核潜艇基地的重要性至少可与一九六二年计划在古巴建立基地的重要性相媲美，它可能直接威胁着巴拿马地区。

据这家报纸说，华盛顿向莫斯科提出了质问，莫斯科立即指责苏联外交官季米特里·米可夫是“过于热心”。这个基地已暂停修建，美国和苏联在进行的双边谈判结束时就相互在秘鲁的影响达成了一个协议。

《政府为开展亚洲外交而苦思焦虑》

【共同社东京十一月二十三日电】题：政府为开展亚洲外交而苦思焦虑，被迫进行痛苦的抉择

政府已经着手研究准备在越南和平继日中复交之后实现时我国开展“亚洲外交”的方法，但是，目前也有人认为（一）越南和平后的迹象尚不清楚，（二）对日本向“亚洲扩张”的戒心，在东南亚各国之间当然是根深蒂固的，因而正在为找出妥善的办法而苦思焦虑。

政府当前面临的课题是，越南和平实现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将以什么姿态去对待南北两个越南。关于这一点，在外务省等政府内部，最近越来越认为，“停火协定大概是会签订的，不过，因为政治问题等将留到以后去解决，所以，会不会实现完全的和平还是个疑问”，在对于越南的战后复兴等立即承担义务上持“慎重”的态度。

政府之所以如此“慎重”，是因为它判断越南及其周围各国对于日本借越南复兴之名进行经济扩张所感到的不安和怀有的戒心，似乎是根深蒂固的。田中首相本人在国会答辩中说：“我国将去做合乎自己身份的事情，但是如果过分主动地行事，就可能使人产生大东亚共荣圈那样的感觉。”在政府首脑中，对这一点感到担心的气氛确实也是浓厚的。

另一方面，政府正以外务省为中心就今后的“亚洲外交”“摸索”种种方针，譬如不仅有对越南政策，而且有改组亚太理事会等各种地区性合作机构和亚洲各国的中立，不结盟外交的具体化设想，等等。

在这次驻亚洲，太平洋地区大使会议上，就南北朝鲜加入联合国问题再次确认了靠历来的“搁置审议方式”已行不通的认识，这是想要从“摸索”向前哪怕迈出一步的表现，值得注意。

人们说，在美中接近之后，日中恢复了邦交，再有越南和平将要实现，所以今后的亚洲将迎来日本，美国，中国和苏联“四极”进行激烈竞争的时期。而且，按照尼克松主义来看，日本不管愿意不愿意将充当取代美国的角色，也就是说，日本不可避免地将处于亚洲的主导地位。因此，今后，光搞这种“左顾右盼”的外交肯定是行不通的。似乎反倒可以说，怎样去掌握积极地解除亚洲的戒心和不安的手段呢？——日本正在被迫作出痛苦的抉择。

香港《星期先导报》报道

《苏联五次尝试(在香港)开展特务网》

【本刊讯】香港英文《星期先导报》十九日刊登一篇题为《苏联五次尝试(在香港)开展特务网》的报道，摘要如下：

自一九六〇年苏联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分裂以来，它一直没有停止过试图把间谍渗入香港。

这种努力自一九六五年开始加强，自此以后，它至少分别提出过五次请求，要在香港取得某种形式的永久性的俄国代表。

但所有这些请求都不成功，不是被香港政府拒绝了，就是被伦敦或两者拒绝了。

一个请求是：俄国不断逼着要为苏联的国家航空公司，获得在启德机场的降落权。

自一九六五年以来，俄国人在这里以及在伦敦已提出过几次申请，全部都遭到拒绝，所拒绝的理由是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和国家航空公司之间未有“互惠关系”，但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害怕苏联间谍几乎肯定会和航空公司的

职员一起渗入香港。

另一个请求是关于苏联在香港设领事馆。

莫斯科提出在香港应该设有一个俄国领事馆的申请和建议遭到英国直率的拒绝，虽然苏联提出了诱人的报酬——它准许英国在俄国若干个城市设立领事馆。

第三个尝试是：苏联提出在香港开设一所贸易办事处的建议。

第四个涉及到文化交流，一个消息来源昨天说：“俄国人所指的文化交流是由他们派一个一百六十人的芭蕾舞团来这里，其中二十人或是特务，或是宣传人员。”

俄国人所作的 longest，反复多次的努力是要在香港设立苏联新闻社塔斯社的办事处。

这个请求已遭到了许多次的坚决拒绝。

在世界各地，已好几次证实了塔斯社的记者往住只是经济和军事刺探人员，其中许多人没有受过新闻训练，而且又是俄国

《这次(日本)大选的意义》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一月十四日发表题为《这次(日本)大选的意义》的社论，摘要如下：

众院十三日解散了，对于田中内阁来说，这是建立政权以来的第一次大选，具有检验它在国民中的威信的意义。

在被称作是揭开七十年代的帷幕的这个选举中，在野党的势力的状态是失去了中心，在野党在不久的将来取代自由民主党执政的可能性几乎已经不存在了。为了议会政治的健全发展，这样的倾向并不能说是可取的。没有政权交替的可能性的选举，将会降低国民对于选举的关心。另外，在野党的分散软化有使执政党的政治姿态动辄流于轻率的危险性。

我国现在在内政和外交两方面都处于不妨说是战后第一次的重大转变期。田中内阁继声誉不佳而下台的佐藤长期政权之后，打出了“改变政治潮流”的旗号。无论是在建立政权后不久的时间内实现了恢复日中邦交，还是提出“日本列岛的改造”，似乎可以说这些都表示了田中内阁的某种程度的干劲。这次大选，在国民对于田中内阁的这个“改变潮流”的主张将作出怎样的审判上，有更大的意义。

解散国会，执政党和在野党围绕着这一点展开

了相当激烈的论战。但是不妨说，遗憾的是其争论点还没有能充分地展开。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首相的列岛改造论和日中复交后的外交方针都还只是一种气氛，有时竟采取了回避明确提出具体政策的态度。

我们认为，在这次选举中，作为国民必须判断的问题，以下各点是特别重要的：

第一，对于通过把企业分散到地方去的办法建设新国家这个首相改造列

岛设想的基本方针，多数国民寄予期望。但是没有防止公害，控制地价政策以及社会保险政策等周密的保证，只是急于开发和改造事业，结果就会把过去的生产第一主义的偏颇和弊害扩散到日本全土。以在野党为首，不少人都对这一点表示了担忧。政府和执政党必须具体地回答这个问题，在野党也必须明确提出可能实行的反建议，接受国民的审判。

第二，日中恢复邦交将对“亚洲紧张局势的缓

塔斯社评论《国会选举前夕的日本》

【塔斯社莫斯科十一月二十二日电】题：国会选举前夕的日本

塔斯社评论员瓦西里·哈里科夫写道：

在日本，竞选斗争已达到高潮，尽管现在离国会选举还有两周多的时间。这场斗争不光围绕各主要政党提出的竞选纲领进行，自民党人广泛采用的幕后活动在这场斗争中占有相当大的地位，他们千方百计地想保住自己在国会中的首领地位。

“田中的假繁荣”——这是日本资产阶级报纸对新内阁上台后头几个月状况的评语——看来已经在走下坡。新内阁遇到了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的情况，并且不但没有实现已经许下的生活条件“稳定化”的诺言，反而开始大

大增加军费。在已许诺的改善自然环境方面暂时还看不到实际结果，而环境污染的程度已很骇人听闻。

登记参加选举的候选人不到九百名，这是战后历年来竞争者数目最少的一年。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由自民党提名的。

仅这一个事实就可证明，自民党不仅想在国会中保持多数，而且可能还想获得新的席位。这个党的政治纲领同先前的党的领导所许诺的没有什么两样。大家看到，自民党把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大笔竞选经费这样一个颇为重要的因素上。日本国会选举的突出特点是，资产阶级政党为选举运动花费大笔资金。这是因为，根据日本法律，代表候选人或者

和以及世界和平作出贡献”，执政党和在野党都是欢迎的。我国从而也终于站到了可以展开摆脱战后体制的自主外交的基础上了。但是，政府在解决了日中邦交问题之后，首先着手搞的就是决定第四次防卫计划和重申“坚持”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由此大概可以说，这只是继续执行同以往一样的依赖美国的外交，而不是要去积极适应世界政治的新潮流的姿态。

特别是国内外现正担心已经成了经济大国的日本下一步是不是要向军事大国迈进。通过这次大选，必须明确我国在整个七十年代要走怎样的道路。

推选这个候选人的党为了参加选举应当交纳一定的捐税和相当数量的钱，以补偿国家在选举上所花的钱。如果这对各进步政党来说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的话，那么对自民党来说，这是相当容易解决的，因为许多公司都愿出大笔捐款来为它效劳。

据《每日新闻》证明，每位自民党候选人花在竞选上的钱不少于五千万日元（约合十六万美元）。人们认为，自民党在这次选举运动中的费用超过历次。

在这种情况下，对民主力量在准备选举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不应当估计不足，这些力量的行动口号是争取日本的和平与独立，争取改善人民生活 and 使日本政治气氛健康化。

愿意让这个人上船的。

但该船长最后在人民入境事务处长戈立的命令的指示下，服从把该男子载经海参崴的命令。

据悉，香港政府在较早时曾问过中国政府和台湾政府，如果这名特务被递解出境，他们是否准备接纳他。

两个中国政府的答复是：“不”。

在间谍工作的阴暗世界里，一个国家把一名特务送返他为其工作的国家去是通常的做法。

所以，他应该去俄国是合理的。

但相信俄国人不想接纳这个人是因为收下他就

会证实他们是这个特务组织的幕后人。该特务组织不仅是针对香港，中国和台湾——而且还针对整个东南亚国家。

在八月初进行拘捕时，政治部的侦探在其中一名被捕的俄国人的裤袋里，找到一份将来可能的接触人的名单。

据相信，这份名单列出了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国的将来可能的间谍名字。

【本刊讯】香港《星岛晚报》十一月十六日刊登一则该报专讯，摘要如下：

本报记者获自可靠方

【安莎社巴黎十一月二十一日电】据此间

法国报纸《震旦报》今天报道，苏联企图在秘鲁最北部（帕伊塔附近）建立一个秘密的核潜艇基地，但是这个企图遭到了美国秘密机构的阻挠，最后在经过苏美之间的谈判后，这项计划已被放弃。

这家报纸说，关于这一事件的有关情报是从接近法国反间谍机构——外国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人士

法《震旦报》引法反间谍机构人士的话报道 苏曾计划在秘鲁修建核潜艇基地

那里获得的。法国的这个秘密机构是首先发现苏联在计划要干的事情的，并通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前往利马并向秘鲁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们派特工人员实地进行调查。

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突击队访问了这个地区，看来所获得的文件证明，这

个核潜艇基地的重要性至少可与一九六二年计划在古巴建立基地的重要性相媲美，它可能直接威胁着巴拿马地区。

据这家报纸说，华盛顿向莫斯科提出了质问，莫斯科立即指责苏联外交官季米特里·米可夫是“过于热心”。这个基地已暂停修建，美国和苏联在进行的双边谈判结束时就相互在秘鲁的影响达成了一项协议。